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欧亚文明研究 历史与交流

杨鹏飞 李家莉◇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014042754

K500.3

54

欧亚文明研究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历史与交流

杨鹏飞 李家莉◇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北航

C1729194

K500.3
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亚文明研究:历史与交流 / 杨鹏飞,李家莉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10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0-0499-7

I. ①欧… II. ①杨… ②李… III. ①文化史—研究—欧洲 ②文化史—研究—亚洲 ③文化交流—文化史—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K103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9791 号

欧亚文明研究:历史与交流

杨鹏飞 李家莉 主编

责任编辑: 原彦平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gswenhua.cn>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玉垒关 23 号

邮 编: 730000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90-0499-7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田 澍

副主任：刘再聪 何玉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伏俊琰	李并成	李迎春	李建国
李晓英	李家莉	沙武田	尚季芳	张 兵
张 嵘	张德芳	杨惠福	杨鹏飞	俄 军
胡小鹏	秦丙坤	黄兆宏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由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考古学、中国史、民族学、世界史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前 言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长期稳定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学术积淀深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疆域演变与国家稳定、西北边疆环境变迁、西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西北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开展系列学术科研活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编撰专题学术著作。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季成家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赵向群《五凉史探》，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田澍、陈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或以主题探讨为主，或以资料汇集为主，内容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八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三北《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维和苏联对外政策》，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李清凌《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与蒙藏民族地区政治互动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纪明蒙关系的走向研究》，刘再聪《唐

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态与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李并成《历史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研究》，李晓英《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研究》，连菊霞《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以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例》，尚季芳《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鹏《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社会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潘春辉《清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村用水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及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研究》，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张嵘《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刘清玄《天水麦积山石窟洞窟题记释录与研究》，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代西北边疆安全》，李永平《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整理研究》等。这些项目围绕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内容展开研讨，主题集中，针对性强。

三、召开系列学术论坛。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河洮岷历史文化与甘肃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高层论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等。这些论坛吸纳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当今西部大开发、西北边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西北生态保护、西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前沿课题展开集中研讨，提供学术咨询，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与政策咨询功能。

四、加强机构和学科建设。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201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获批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专门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台。目前，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互为依托的科研平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互为依托的平台之间相互推进，同步发

展。2006年以来,《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系列教材先后出版,在国内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四个学科同时获批为省级重点学科,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五、重视持续发展。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围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学术七百余篇,不少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截止2009年,汇聚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丛书《西北史研究丛书》十册本最后出齐。为了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能够获得进一步、持续性顺利发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应运而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编撰,必将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视野。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必将得到持续发展的事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录

葱岭：古代向西开放的门户	赵汝清 (1)
葡萄牙与16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	田汝英 (13)
试论明末基督教与儒学的接触	赵汝清 (25)
第二亚欧大陆桥——现代丝绸之路	马英昌 (34)
中亚地区的稳定及对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张玉霞 (40)
希腊城邦与中亚城郭之国比较研究	赵汝清 (48)
略论大月氏贵霜帝国的建立及其族系问题	水天长 (62)
印度古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探讨	许重远 (71)
古希腊史诗《田功农时》的史料价值	水天长 (82)
西欧中世纪社会生活中的香料文化	田汝英 (89)
中世纪早期西欧犹太人地位的辨析	汪中砥 (102)
中世纪英国犹太社团的兴衰	汪中砥 (107)
中世纪北方十字军初探	李家莉 (116)
基辅罗斯时期的公社	马英昌 (128)
良治与进步的保证——对美国1787年宪法精神 与实践的新解读	杨鹏飞 (140)
英国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萨师炯 (151)
兰加斯特王朝议会君主制研究述评	李家莉 (161)
英王理查二世被废与议会权能之关系辨析 ——兼评“1399年宪政革命”说	李家莉 (170)
伊斯兰教的生产观与经济现代化	刘 云 (183)
伊斯兰法源探微	刘 云 (192)

凯末尔改革中的伊斯兰教	刘 云 (205)
俄罗斯的犹太人——同化与移民	张玉霞 (219)
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与美国	
工业社会的成熟	杨鹏飞 (229)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科技革命	李积顺 (243)
当代伊朗青年亚文化初探	韩建伟 (254)
试析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防护林带工程	高祥峪 (264)
德国政府与近代德国的崛起	杨鹏飞 (273)
后记	(283)

葱岭：古代向西开放的门户

赵汝清

唐代以前，中国人皆未将帕米尔（即古代葱岭）视为西出国境之门户。如汉代史籍说西域诸国“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①；隋代史籍认为“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②。故对真正门户帕米尔记载甚简。至今许多学者仍遵循古籍之说。笔者认为这至少是不严谨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包括帕米尔在内的西域是中国的属国和领土。因此，我们在研究古代对外交往或向西开放的课题时，应畀予帕米尔以特殊重要的地位。

一、古人眼中的帕米尔

在我国新疆极西部，有一个大体上是子午向的山链，东陡西缓，向西毗连着一片广阔的山塬，其间峰谷交错，溪河湖泊分布，有若干通往西方的主峡谷，一般高度在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就是中外驰名的帕米尔高原。以全亚洲视野观之，它位于中央稍偏西南，纵约300公里，横约460公里，^③形似扁桃，构成所谓“亚洲心脏”。由于它是亚洲乃至世界著名的两大山结之一（西亚的亚美尼亚山结和中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1页。

② 《隋书》卷67《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77页。

亚的帕米尔山结)，我国古时又称为“诸山之祖”。以帕米尔山结为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延伸出五大山系和三大水系。五大山系是：向东延伸的天山山脉；向东南延伸的喀喇昆仑山脉；向南偏东延伸的喜马拉雅山脉；向西延伸的兴都库什山脉；向西南延伸的吉尔伯特—苏莱曼山脉。接近帕米尔西北部还有一些较小的山脉。三大水系是：向西的阿姆河水系、向东的塔里木河水系和向南的印度河水系。在古代，这些山脉是行进于丝路上的商队所仰望的永恒路标，河流流经的谷地又是最佳的旅行线路。

帕米尔高原素以险峻的地理条件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为世人所知。对其名号所由、整体形象及山川地貌，古人有言及之，最早者当属《西河旧事》一书，可惜原书已佚。《汉书·西域传》在叙述西域范围时说：“西则限以葱岭。”（《后汉书·西域传》言：“西至葱岭。”）为何将帕米尔高原称为葱岭，颜师古注曰：“西河旧事云葱岭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以名焉。”^①其实，帕米尔高原生长的这种葱，是我国西北高寒山坡地带野生的沙葱，茎叶很小，形似杂草，叶圆筒中空，故曰葱，至今仍是山区百姓冬季腌渍的菜蔬之一。

然唐代以前因未将帕米尔视为门户，故正史记载则过于简略。《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虽指明出西域的南北两道，但涉及帕米尔地区者仅有“西逾葱岭”四字；《三国志》注者裴松之所引《魏略·西戎传》虽说出西域有南、中、新三道，但南道“越葱岭”，中、新道“至葱岭”，谈到帕米尔者也不过三字而已；《魏书·西域传》虽以葱岭为界，着重记载了葱岭内外的里数，但如何过葱岭，也只有“至葱岭”三字，仍语焉不详。到了隋代，连接亚欧内陆地区的三条商路一并清晰地出现于史籍，且明确地介绍了每条路线所经过的重要地区和国家，尤其是境外各国，非其他史书可比。但是，涉及帕米尔地区者也只有“度葱岭”三字，具体从何得渡，依然不清楚。因此，国内外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历来对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四至说法不一，对其面积大小也各论相异。

国外最早谈到帕米尔者，当为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

^① 《汉书》卷96《西域传》，第3871页。

(Ptolemaios)，他在《地理志》中，根据地理学家马利努斯 (Marinos) 的记述和马其顿商人马埃斯·梯蒂亚努斯所遣商队于公元1世纪亲赴中国贩运丝绸的经历，称帕米尔高原为“伊麻奥斯山” (Imaos)，并说古时有两种斯基泰人 (Scythias)，即“内伊麻奥斯人”和“外伊麻奥斯人”以帕米尔为界岭。他以西方的视角在“伊麻奥斯山外侧 (即中国一侧) 的斯基泰人的情况”一节中说：“伊麻奥斯山斯基泰的四至如下：在西部，与伊麻奥斯山内侧的斯基泰及塞种人地区 (即中国境外——笔者，下同) 以沿北向山脉的弯道 (指乌孜别里山口至明铁盖山口帕米尔东侧链山) 为界；北部是一片未知之地；东部是赛里斯国 (丝国，即中国)，沿着一条直线而划分，其边缘地区的经纬度大致分别为150°和63°，160°和35°；在南部是印度河的一部分，按照上述各线边际相接处的纬度为界。”^①英人斯坦因认为，托勒密关于伊麻奥斯山为“内外斯基泰人之界岭说”，相当于现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俄属土耳其斯坦” (即前苏联中亚地区) 和“支那属土耳其斯坦” (即中国新疆) 之界岭说。帕米尔又是阿姆河流域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分水岭。非常有趣的是，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如慕士塔格峰 (海拔7546米)、公格尔峰 (海拔7719米) 皆位于分水岭的东侧。^②

公元7世纪初，中国唐朝高僧玄奘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记下了对它的整体印象：“葱岭者，据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铄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③玄奘说“东西南北各数千里”，与前文所述“纵300公里，横460公里”相去甚远；玄奘所记葱岭范围甚广，东起莎车绿洲 (即乌铄国)，西达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 (即活国)，北起伊塞克湖 (即热海)，南接兴都库什山 (即大雪山)。^④在中国古代大凡讲到地域界限时，则随当时之军事、

① 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页。

② 斯坦因：《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的详细考察报告》，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52页。

③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64页。

④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29页。

政治势力所及，使臣、僧侣、商贾之足迹，总之是因地理知识的深广程度而有远近广狭之不同。唐代中国人眼中的帕米尔如此之广，显然与唐王朝的强大不无关系。

明代陈诚奉使西域，远达河中撒马尔罕、布哈拉和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他对帕米尔高原的印象在于其丰富的水资源。其《西域番国志》记：“予于永乐甲子春发酒泉郡，迨夏六月约行五六千里，道经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附近）之西南，即土尔番之边鄙也。度一山峡，积雪初消，人马难行，伐木填道而过。出峡，复登一山，迥无树木，遍地多葱，若栽种者，采之可食，但香味略淡，根本坚硬，料度此山必葱岭矣。岭下地多沮洳，不胜人迹，此处着脚则彼处摇动。但见遍山下雪水喷涌，如泉流出，沥沥满山，光映人目，皎如日星，四面空旷，莫知所向。由此观之，葱岭之水为河之源，信无疑矣。”^①陈诚所登此山盖天山与帕米尔之结合部。

近人谈及帕米尔才近通说。清季王树楠说：“帕米尔者葱岭之脊，其地纵横各二度，南至因都库什山，北抵阿赖岭，东起赫色勒牙克，西极喷赤河。地处极高，形如平顶之屋，平顶之中，又复山脉隆起，言帕地者，谓山势一纵四横，惟赫色勒牙克为南北脉，余皆东西脉，群山相间，分为数区，各区异名，而总称之曰帕米尔。”^②许景澄还考证帕米尔一词之渊源：“帕米尔，古称帕米勒尼耶。帕米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勒尼耶者，世界之称，犹言大地一屋顶也，后转称为帕米尔。”并描绘了全帕的大略情形：“按图自赫色勒牙克岭以西连山攒聚，南北约二度有余，东西约二度，载籍沿称，皆属之葱岭。……帕米尔山势东西行，与赫色勒之南北行者异脉。帕米尔水皆西流，与赫色勒以东之东流者异向。昔人谓葱岭为天下之脊，洵不虚也。全帕皆童，罕生植物，故鲜居民。……平地积雪，孟夏方融，冬令人迹尤罕。”^③丁谦进一步解释道：“帕米尔者，波斯语平屋顶之称。诸帕居葱岭绝顶，地势虽高，而山形颇坦，每帕皆两旁有河，中间有山，斜迤而下，可资耕牧，故以

① 陈诚：《西域番国志》，周连宽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5页。

② 王树楠：《新疆图志·国界志一》，山东：天津博爱印刷局，1923年，第10页。

③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甘肃：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

平屋顶为比。”^①他们所言分为数区的平屋顶，系指帕米尔全境分为“八帕”，即由南徂北的瓦罕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小帕米尔、大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及和什库珠帕米尔。

二、西行求法诸僧亲践之帕米尔

魏晋以降，佛教流行于中国，大批僧人越葱岭往印度寻求佛法真谛，他们不畏艰险的精神博得后人赞叹；他们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尤其是在实地调查方面亦属空前。在逾百位西行求法高僧中，又以法显及其《佛国记》和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中外驰名。

法显《佛国记》记旅程仅9500余字，然包括陆路往程和海路归程，精确简明。自丝路南道出于阗后“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住此十五日已，于是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到于摩国安居。安居已，北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其地山寒，不生余谷，唯熟麦耳。……其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即名为雪山人也。度岭已，到北天竺。”^②法显除对帕米尔气候物产作一番描述外，涉及其中小国共计有三：子合国、于摩国和竭叉国。

子合国，汉时即为西域一小国。《汉书·西域传》云：“西夜，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秣、北与莎车、西与蒲犁接。”《后汉书·西域传》曰：“西夜国一名漂沙……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又曰：“子合国居呼鞋谷，去疏勒千里。”其实，并非《汉书》将西夜、子合搞错，西汉时西域约有36国，东汉时分裂为55国，魏晋时天山以南诸国再度兼并，两汉书均记西夜、子合以东尚有皮山国，然法显出于阗国便直奔子合，或许皮山已并入于阗，所

①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915年。

② 法显：《佛国记注译》，郭鹏注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12—16页。

以葱岭中相邻之西夜、子台，分分合合也是正常现象。西夜、子合王治均为呼犍（犍）谷，按《汉书》所言四至，当在今叶城南山谷一带，然其作为魏晋时一国，定向西扩张至葱岭山中。清李光廷考：子合国位于“噶勒察回之博洛尔部南境”^①。清代博洛尔部位于巴达克山部之东，相当于唐代五识匿国，五识匿“南三百里属护密”（即瓦罕帕）”^②，可见子合国辖土晋时已接瓦罕帕米尔，否则法显怎能南行四日便到于摩国呢？

于摩国，《魏书》、《北史》又称“权于摩国，故乌秣国也，其王居乌秣城”。《汉书》云：“乌秣国，王治乌秣城……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后汉书》说：“自皮山西南经乌秣，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此外，《通典》卷192、《文献通考》卷337均载：“乌秣，汉时通焉，王治乌平秣城，去长安万里……其国后魏又通，谓之于摩国。”可见，法显所说的于摩国是北魏时才有的称呼，相当于两汉乌秣国。该国是丝路南线“罽宾—乌弋山离道”（即伊朗南道）必经之地。就其地望，《嘉庆重修一统志》考曰：“乌秣为今之巴达克山。”李光廷定其方位为“乌秣国……在今巴达克山部南境”^③。曾问吾则直言乌秣国为“阿富汗之巴达克山”^④。清代巴达克山部是葱岭西南之回教国，在博洛尔部之西，相当于今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

竭叉国，自汉至唐皆作疏勒国。《魏略》作竭石，《法显传》作竭叉，《孔雀王咒经》作迦舍，现为喀什市。^⑤唐代又称佉沙国，盖与法显所言竭叉国为同音异译。《新唐书》云：“疏勒，一曰佉沙，环五千里，距京师九千里而赢。”^⑥此外，《魏书》、《北史》、《旧唐书》在谈到疏勒国位置及道里时，皆言其“西带葱岭”。^⑦说明竭叉国除占有喀什绿洲外，向西亦扩张至帕米尔高原内部，故法显说其国当葱岭之中。

①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甘肃：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

②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254页。

③ 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甘肃：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

④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77页。

⑤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91页。

⑥ 《新唐书》卷221《西域传》，第6233页。

⑦ 《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19页。

以上三国地理位置若不误，则法显从于阗西行25日至子合国（该国西境接瓦罕帕），经瓦罕至巴达克山南之于摩国，4日行程足矣，此乃第一次穿越帕米尔；在于摩国坐夏后，北行25日到竭叉国（古疏勒，今喀什），此乃第二次穿越帕米尔，即由今巴达赫尚南部到喀什绿洲；又从竭叉国西南行一月到北天竺，此乃第三次穿越帕米尔。总之，三次穿越帕米尔的天数基本相等，即29日、25日和一个月，遗憾的是法显没有留下三次所经的具体路线和道里。

法显归国百年后，公元516年宋云、慧生等受北魏政府派遣赴西域朝佛。这也是中国佛教史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归国后曾有《宋云家纪》、《慧生行纪》、《道荣传》诸使西域书问世，但皆失传。北魏学者杨衒之曾将三书合一，并载备缺，在其《洛阳伽蓝记》卷五中，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梗概。宋云等由洛阳出发，直西横穿今青海省，达罗布泊东南之鄯善；循汉魏南道，经于阗，越葱岭，历中亚，达印度。关于葱岭有如下记载：“八月初入汉盘陀国界。西行六日，登葱岭山。复两行三日，至钵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葱岭山，去此池二十余里。……自此以西，山路欹侧，长坂千里，悬崖万仞，极天之阻，实在于斯。……自发葱岭，步步渐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岭；依约中夏，实半天矣！汉盘陀国正在山顶。自葱岭已西，水皆西流。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决水以种，闻中国田待雨而种，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东有孟津河，东北流向沙勒。葱岭高峻，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玲，北风驱雁，飞雪千里。”^①

汉盘陀国，《魏书》作渴槃陁，即汉代蒲犁国，位于今塔什库尔干一带。但北魏时其国范围要大得多，西跨葱岭正脊，包括塔克敦巴什帕、小帕、大帕，南接瓦罕帕。有岭东“决水（孟津河）以种”的可耕地，也有岭西“不生草木”的高寒地。宋云自八月初至九月中旬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才横穿汉盘陀全境。

“九月中旬，入钵和国。高山深谷，峻道如常。国王所住，因山为城。人民服饰，惟有氍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风雪劲切，人畜相

^①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校注》，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8—298页。